

试析当代土耳其的对外战略¹

管 涛

内容提要：土耳其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地区性大国，具备较强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从历史上看，土耳其的对外战略定位有两条主线：一是向西方靠拢，与西方结盟；二是回归东方，重视区域利益。从1923年建国开始，作为国家统治精英的凯末尔党人就设定了土耳其的“西向”定位，即向欧洲靠拢，全面地拥抱欧洲文明。自1980年代厄扎尔执政以来，土耳其开始调整其对外战略定位，日益强调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为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土耳其在对外战略上日益向多元化与多维度的格局过渡。21世纪初，土耳其更加强调全方位平衡的对外战略已基本定型。

关键词：土耳其 新奥斯曼主义 达乌特奥卢 对外战略

在当今世界舞台上，土耳其是一个重要的、正在崛起的角色（rising actor）。其崛起是一种（大中东）地区性的崛起。随着国际和区域处境的变化，以及自身力量的逐渐上升，土耳其调整了其对外战略。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土耳其是紧紧追随欧美的。但是，现在“西方正在失去土耳其”，²或者说土耳其正改变其亲西方的国家定位，开始“面向东方、背对西方”。2002年上台并连续执政至今的正义与发展党（AKP，下称“正发党”）是一个表面上亲西方、实则反西方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在正发党执政期间，土耳

管涛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1 本文系2010年北京市社科联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土耳其与中亚突厥语国家关系研究：历史与现状”的阶段性成果。

2 “The Davutoglu Effect: All Change for Foreign Policy,” *Economist*, Oct., 21, 2010,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7276420>.

其已经成为中东地区最具反美情绪的国家——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土耳其拒绝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2009年,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达沃斯论坛上对亲美的以色列总理佩雷斯“发飙”。土耳其近年来还积极发展与叙利亚、伊朗的关系,尤其积极地介入伊核问题,甚至同情哈马斯¹等。对于加入欧盟,2005年启

土耳其已经改变了其传统上亲西方的对外战略定位,日益显示出一个地区性“中枢国家”的形象,亦不掩饰其谋求成为一个全球性角色(global actor)的企图。

动入盟谈判后,正发党政府似乎已经失去了热情。

种种迹象表明,土耳其已经改变了其传统上亲西方的对外战略定位,日益显示出一个地区性“中枢国家”的形象,亦不掩饰其谋求成为一个全球性角色(global actor)的企图。²简言之,一个不再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的土耳其正在告诉世界,它有一个“大国梦”。本文将围绕两个主题对当代土耳其的对外战略进行分析:土耳其对外战略定位的历史规律与特点,以及21世纪土耳其的对外战略定位。

一、当代土耳其概况及其地缘地位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的大国,面积78万多平方公里,其前身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绵延600余年(1299—1922年),疆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1923年,在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将军的领导下,土耳其共和国成立。根据土耳其统计署(Türkiye İstatistik Kurumu)的资料,截至2010年12月31日,这个国家的人口已达7372万,³其人口结构很年轻,⁴99%的土耳其人都是穆斯林。⁵

土耳其在亚欧大陆“悄然崛起”,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新的明星。

近年来,土耳其在亚欧大陆“悄然崛起”,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新的明星。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以来,土耳其经济实现了较快发展,尤其是近几年来经济持续较快发展,⁶已经成为继“金砖四国”之后的新秀,和越南、印

1 Soner Çağaptay, "The AKP's Hamas Policy: Transformation of Turk Foreign Policy and the Turk View of the West," in *The FAO Journal*, www.FAOA.org.

2 土耳其外交部长达乌特奥卢说,到2023年,也就是土耳其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土耳其要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角色。Ahmet Davutoğlu, "Turkey's Foreign Policy Vision: An Assessment of 2007," *Insight Turkey*, Vol. 10, No. 1, 2008, p. 96.

3 根据土耳其统计署网站资料: http://www.tuik.gov.tr/PreTablo.do?tb_id=39&ust_id=11。

4 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的数据,土耳其0—14岁人口占27%, 15—64岁人口占67%。

5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土耳其2003—2009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达到1.3%, <http://data.worldbank.org.cn/catalog>。

6 在克服2001年国内的金融危机之后,自2002年开始,土耳其的经济增长速度令人瞩目,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达到9%,2005—2007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5%,2008年是3.5%, <http://www.economywatch.com/economic-statistics/country/Turkey/>。

度尼西亚、南非和阿根廷一起被称为“展望五国(VISTA)”。国际学界还提出过“灵猫六国”和“金钻十一国”的概念,这其中都有土耳其。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土耳其2009年的GDP为6146亿美元,居世界第17位,¹人均国民收入为8720美元,²已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伊斯兰国家。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土耳其地处欧亚大陆结合部,北临俄罗斯,向东是高加索、中亚地区,向西为欧洲,其南与东南是北非、中东,尤其是扼守黑海通往地中海的海峡,拥有独特的地缘优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当代土耳其外交家、学者、现任外交部长达乌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强调说,21世纪的土耳其已经成为一个地区性的中枢国家(central country)。达乌特奥卢指出,冷战之前与之后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冷战期间的全球关系网地图上,土耳其被看成是一个边疆国家(frontier country),作为北约成员国,它是西方阵营遏制苏联阵营的南大门;冷战结束后,土耳其主要被看成是一个沟通东西方的“桥梁国家”(bridge country)。进入新世纪以来,土耳其追求新的国家定位,逐渐成为一个“中枢国家”,因为土耳其的地理位置使其具有多区域的身份,是一个不能从某个单一区域的角度来界定的国家,它既是欧洲又是亚洲国家,同时又通过东地中海接近非洲,具有可在几个区域同时运作的功能,故可以被界定为一个中枢国家,而不能仅仅被视为一个沟通两端的桥梁国家或者边疆国家。达乌特奥卢指出,奥斯曼帝国的文化和历史遗产也使土耳其成为一个中枢国家。³他总结说,作为一个中东、巴尔干、高加索、中亚、里海、地中海、海湾以及黑海国家,土耳其应该抛弃其作为边缘国家的定位,并追求一个新的地位——不仅为自己,还要为临近地区提供安全与稳定。也就是说,土耳其应该确保自身的安全与稳定,并通过扮演一种更为积极的、建设性的角色,来为其所处地区提供秩序、稳定与安全。达乌特奥卢强调,自2002年以来,土耳其就已经开始在这样的一个新视野的基础上建构其对外政策。⁴在达乌特奥卢看来,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就在于能否恰当地运用其独特的地缘优势。⁵

冷战之前与之后
土耳其的地缘政治
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
改变。

土耳其的国家利
益就在于能否恰当地
运用其独特的地缘
优势。

1 世界银行:《国内生产总值排名》, <http://data.worldbank.org.cn/data-catalog/GDP-ranking-table>。

2 世界银行:《国家一览表》, <http://data.worldbank.org.cn/catalog>。

3 关于土耳其是一个“中枢国家”的论述,详见 Ahmet Davutoğlu, “Turkey” Foreign Policy Vision: An Assessment of 2007,” pp. 78-79。

4 Ahmet Davutoğlu, “Turkey” Foreign Policy Vision: An Assessment of 2007,” p. 79。

5 Ahmet Davutoğlu, “Turkey” Foreign Policy Vision: An Assessment of 2007,” p. 92。

二、“向西还是向东”：从凯末尔党人到厄扎尔

**“向西”与“向东”
是土耳其对外战略的
两条主线。**

“向西”与“向东”是土耳其对外战略的两条主线。土耳其处于东西方之间的特定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先天具有“向东”或“向西”进行选择的命运与可能。这种选择受到内外两种因素的影响：在国内是国家统治精英的战略选择；

在外是国际形势的影响。在近代历史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欧洲人眼中的“东方问题”，在此情势下，奥斯曼帝国晚期自保和自卫的战略选择——无论是泛伊斯兰主义还是泛突厥主义，都只能是向东的选择，这种选择主要是反抗西方的殖民主义扩张。直到共和国建立，土耳其才具有了在东、西方之间进行选择的相对自主性。

凯末尔党人是一批具有坚定西化倾向的现代主义精英。¹他们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文明，那就是欧洲文明，土耳其人要想生存和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全面地学习与改革，采纳欧洲文明，并建设一个世俗国家；同时要否定并切断

**凯末尔党人的梦
想就是要将自己的国
家变成一个欧洲式的
文明国家。**

土耳其人与中东—伊斯兰世界在制度和精神方面的联系，尤其是要在土耳其社会中清除伊斯兰教的影响。简言之，凯末尔党人的梦想就是要将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欧洲式的文明国家。此即现代土耳其的国家定位。这样一种国家发展战略选择，体现在对外战略上，就是向西方文明靠拢、与欧洲联

合，这也是土耳其后来全力谋求加入欧盟的原初动力。

在凯末尔统治的时代（1923—1938年），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的国家发展战略重点是在改革旧体制、建立健全新的内部结构上。在对外关系方面，凯末尔

**国内稳定、国际
和平**

意识到，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于新土耳其是多么重要。他提出了著名的“国内稳定、国际和平”的政策原则，至今土耳其也未偏离这一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奉行中立政策，直到大战快结束，才审时度势加入到同盟国阵营。在冷战格局下，土耳其成为美国遏制苏联军事力量南下的前哨。土耳其全面接受了“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获得了美国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执行的是亲美、亲西方的外交路线。²

1 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领导集团包括：军方、总统、外交部、传统官僚、主流政党的高层领导人、以土耳其工商企业联合会为代表的传统的伊斯坦布尔资本集团。Muhittin Ataman, "Leadership Change: Özal Leadership and Restructuring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lternatives: Turk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 No. 1, Spring 2002, p. 123.

2 1949年8月10日，土耳其加入欧洲议会，1950年8月1日，土耳其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2年2月，土耳其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冷战期间,直到1980年代以前,主导土耳其外交的是军方和外交部,这两个部门主要由传统的凯末尔主义精英所控制。这些精英认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独立的唯一选择就是与西方结盟。推动凯末尔党人与西方结盟的重要因素是:传统的西方主义定位和持续的内外威胁。内部威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库尔德民族主义、政治伊斯兰和社会主义运动。¹

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土耳其与中东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呈现如下特征:(一)避免介入阿拉伯国家之间、阿以之间的纠纷,以及两伊战争这样的地区冲突;(二)历届政府较为成功地保持着与阿拉伯国家、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友好但并不亲近的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土耳其与叙利亚之间因为边境省份哈塔伊的归属问题而不睦);(三)除了在1955年加入《巴格达条约》,土耳其对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持不积极的、低调的姿态;(四)是当时唯一一个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国家。²

总之,凯末尔主义统治精英主导下的土耳其对外战略,似乎非常简单:“自从凯末尔将土耳其领入现代世界,这个国家就偏向了西方。他赶跑了苏丹,采用拉丁字母,废除了穆斯林哈里发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在1952年加入了北约,支持西方对抗苏联的政策,渴望融入欧洲事务之中。像美国一样,土耳其也一贯支持以色列。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土耳其忽视了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其中大多数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³

由世俗—民族主义的政、商、军、官、学精英集团所主导的土耳其国家战略定位,只是到了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Özal, 1983—1989年任土耳其总理, 1989—1993年任总统)时代才正式地受到挑战。⁴厄扎尔的时代,既是土耳其内政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也是其对外战略调整的过渡时期,尤其厄扎尔担任总统期间,正赶上冷战结束,国际局势的剧变也为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调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厄扎尔改变原有的政策,谨慎地冒险,寻找新的可替代性选择,加强多边合作。⁵厄扎尔寻求从对西方的依附转变为与西方建立起相互依赖的合作机制,密切与中东国家包括

厄扎尔寻求从对西方的依附转变为与西方建立起相互依赖的合作机制,密切与中东国家包括伊朗的关系,强调土耳其在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作用。

1 Muhittin Ataman, "Leadership Change: Özal Leadership and Restructuring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p. 129.

2 Sabri Sayari, "Turkey and the Middle East in the 1990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26, No. 3, Spring, 1997, pp. 44-56.

3 "The Davutoglu Effect: All Change for Foreign Policy," *Economist*, Oct., 21st, 2010.

4 Muhittin Ataman, "Leadership Change: Özal Leadership and Restructuring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p. 122.

5 Muhittin Ataman, "Leadership Change: Özal Leadership and Restructuring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pp. 131-132.

伊朗的关系,强调土耳其在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作用。厄扎尔采取的是多元化的多边外交战略,执行的是东西方并重的对外政策。

厄扎尔特别重视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与对传统价值观的强调,使其更加重视中东—伊斯兰世界。厄扎尔的目标是要把土耳其变成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在这一时期,土耳其积极地调停巴以冲突;在两伊战争中,土耳其持“积极中立”的态度,从两方面大量获益。土耳其还积极参加伊斯兰组织,并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和支持,厄扎尔鼓励土耳其境内的伊斯兰宗教团体在东欧、巴尔干和中亚地区加强宗教活动。在海湾战争时,厄扎尔批评了北约对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立场,强调自己独特的价值观。¹

更加强调土耳其 的自主性和主体性。

在与西方的关系上,厄扎尔更加强调土耳其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为了提高土耳其在讨价还价中的地位,厄扎尔谋求改变和提升土耳其在西方联盟中的角色,他强调土耳其应同时与美国和欧盟加强关系,避免过于依赖其中的一方。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厄扎尔并未将完全成员国地位作为最终目的,这是其与传统凯末尔主义精英的不同。厄扎尔主要地是将欧盟视为土耳其的一个经济利益。他其实很清楚,欧盟对土耳其有宗教和历史的偏见。厄扎尔也改变了与美国关系中过于强调军事方面的倾向,力图使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实现多元化,尤其强调经济、自由贸易和科技合作等方面。²

总之,厄扎尔时代的外交政策调整奠定了当代土耳其对外战略的基础。

三、达乌特奥卢: 21 世纪的新奥斯曼主义者

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将 20 世纪定义为“短暂的世纪”,即以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推迟开始,以 1991 年苏联的解体而提前结束。³按照这种逻辑划分,21 世纪的开端也就是“后冷战”时代的开始。从土耳其的角度看,后冷战时代有如下几个特点:(一)从东—西方的冲突转变为南—北问题;(二)民族与宗教问题成为新世纪冲突的核心因素;(三)世俗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冲突也具有特殊地位;(四)两极世界转变为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在单极格局下,中等力量将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和自主性,对土耳其来说,就是真正地开始从“消极中立”转变为一个积极的地区性角色。⁴

1 Muhittin Ataman, "Leadership Change: Özal Leadership and Restructuring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p. 133.

2 Muhittin Ataman, "Leadership Change: Özal Leadership and Restructuring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p. 144.

3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意]安东尼奥·波拉陶:《新千年访谈录》,殷雄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 年版,第 4 页。

4 Ziya Öniş, "Turke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 Search of Identity," *Middle East Journal*, 49:1, 1995: Winter, p. 50.

1993年厄扎尔去世，厄扎尔时代开辟的内外战略一度停止，凯末尔主义者重获权力，并放弃了在中东地区的“平衡外交政策”，从伊斯兰世界退缩，与以色列建立起战略的、政治和经济的合作 | 平衡外交政策关系，重新回归到在地区事务中过去的那种亲西方路线。也就是说，后厄扎尔时代的土耳其短暂地回归到了传统凯末尔主义时代的孤立状态。¹

然而，近20年来的历史证明，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回归。厄扎尔时代留下的重要遗产，被正发党政府所继承与发扬，并被更为系统地表述为当代土耳其的对外战略主张。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了解一个人，他就是土耳其的“基辛格式的外交家”——达乌特奥卢。达乌特奥卢说过，他非常赞赏厄扎尔时代，认为厄扎尔是一个有见解、有长远目光的人，他强调，土耳其在地缘政治中应该注意总结厄扎尔时代的经验教训，重新发挥调停者的作用。²

达乌特奥卢是正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总设计师。他在2001年出版了一本著作——《战略的纵深》(*Stratejik Derinlik*)，³该书力图为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规划一个新的路线图。他认为，土耳其长期以来否定了其奥斯曼帝国的过去，以及与邻国之间的文化联系。因此，安卡拉将自身与其周边孤立起来了。但仍然有一个在那里的世界等待着土耳其去发现和接触，而要这么做之前，土耳其首先必须转变思维。这一对外战略的思维转变，伴随着正发党的上台而开始。塔石珀纳尔(Ömer Taşpınar)称这一转变是从“凯末尔主义”到“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新奥斯曼主义，就是把土耳其界定为一个与其自身的穆斯林身份能够和平相处的、‘拥有伟大感和自信’的国家。”⁴“战略的纵深”意味着要加强土耳其与穆斯林国家的关系，达乌特奥卢说：“土耳其与西方传统上的紧密关系，代表的是一种疏离过程”；“自奥斯曼帝国末期以来，穆斯林一直在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正发党就是要纠正这一切。”⁵

把土耳其界定为一个与其自身的穆斯林身份能够和平相处的、‘拥有伟大感和自信’的国家。

达乌特奥卢还是一个典型的反西方中心主义的学者。根据达乌特奥卢的看法，西方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学术，而且还影响了他们的政治。或许，这在一段时期内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西方确实曾经是历史的主要发

1 Muhittin Ataman, "Leadership Change: Özal Leadership and Restructuring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p. 149.

2 根据达乌特奥卢在“第七届中东技术大学国际关系会议”上的讲话。“THE SEVENTH METU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kara, June 18-20, 2008.

3 Ahmet Davutoglu, *Stratejik Derinlik*, Kure Yayınları, 2009.

4 Mustafa Akyol, "Footnotes to History from 'Turkey's Kissinger'," *Turkish Daily News*, November 1, 2008.

5 Soner Cagaptay, "Turkey under the AKP: Neither a European Nor a Regional Power (Part 2)," *Hurriyet Daily News*, October 10, 2010.

动机,“但是,在一个中国已经逐渐崛起的时代,你再也不能用完全是西方式的范式来考虑世界了。”达乌特奥卢说,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可分享的全球政治秩序”(a participatory global political order)。¹

亨廷顿曾把土耳其看成是一个无所适从的、身份撕裂的国家(a torn country),²而达乌特奥卢认为,这恰恰是土耳其的优势,因为,它可以“讲两种文明的语言”,可以与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德黑兰和华盛顿同时对话,由此,土耳其就是中东、高加索和巴尔干地区的一个有效的仲裁者与和平的缔造者。³

达乌特奥卢为土耳其新的对外战略制定了五个基本原则:(一)强调民主制度与国家安全是相互促进的,民主制是土耳其拥有的软实力;(二)与邻国的“零问题政策”(zero problem policy);(三)不仅与临近地区发展关系,还要与更远的地区发展关系;(四)坚持多维度的外交政策,强调互补性而非竞争;(五)实践有节奏的外交(rhythmic diplomacy),即强调对重要国际组织及其活动的参与,并在其中建立和强化土耳其的影响力。比如,对非洲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参与;介入伊核问题、阿以问题等。⁴关于土耳其对中东的政策,达乌特奥卢强调了四个基本原则:安全第一;强调对话;经济共荣;文化并存与多样性。⁵

在2008年的一次国际关系会议上,达乌特奥卢比较简洁和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认识和理解。达乌特奥卢认为,土耳其当前正处于外交的转型期,理解和展望土耳其未来的外交和国际政治,必须同时注意到时、空条件,时间是世界和土耳其历史的演变过程,空间则是指土耳其所面临的周边环境的变化。

20世纪末期是土耳其外交政策新视野出现的时期,特别是在1989年之后,需要的是重新定位,特别是在空间上的重新定位。土耳其必须同时重视与自身相关的三个空间:超民族的国家、地区性的国家以及中枢国家。

达乌特奥卢认为,当前的世界正处于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时代,人力资源和金融的流动性超出想象。但同时,流动性的增强也使得文化的边界日益明显,各种边界在土耳其这里交汇。在此情况下,土耳其就必须找到自己的空间定位。达乌特奥卢提出的定位是,土耳其必须成为一个“积极的角色”(active actor),一方面是自保,另一方面是要把上述的空间条件充分考虑到。达乌特奥卢强调,地缘政治既与内政密切相关,也与一些不可或缺的价值(indispensable values)有关。土耳其的潜力在于用多元文明的软实

**土耳其必须同时
重视与自身相关的三个空间:超民族的国家、地区性的国家以及中枢国家。**

1 Mustafa Akyol, "Footnotes to History from 'Turkey's Kissinger'".

2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160页。

3 Mustafa Akyol, "Footnotes to History from 'Turkey's Kissinger'".

4 Ahmet Davutoğlu, "Turkey's Foreign Policy Vision: An Assessment of 2007," pp. 79-82.

5 Ahmet Davutoğlu, "Turkey's Foreign Policy Vision: An Assessment of 2007," p. 84.

力沟通欧盟与中东。这种实力是土耳其独有的,并且必须使用这种实力促成未来合作之可能。但是,土耳其也面临很多问题,包括长期和短期的。21世纪是土耳其对外战略重新定位的时期。¹

四、几点评述

(一) 土耳其内政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共同促成了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转变

影响土耳其对外战略选择的,是内外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内部是统治精英的转变,外部是土耳其所处国际环境和地区形势的变化。

从1980年代开始,土耳其内政经历了重大变化,简单来说,传统的凯末尔主义精英相对于厄扎尔领导集团开始日益处于从属地位。厄扎尔的支持者是安纳托利亚的小资产阶级,以及保守的政治和社会集团,而传统的凯末尔主义精英相对被边缘化了。这一时期,土耳其逐渐放弃了凯末尔党人坚持多年的国家主义,并改变了世俗主义、民族主义、改革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一些内容,尤其是摧毁了很多凯末尔时代的禁忌。厄扎尔时代的意识形态是:“技术西化+土耳其主义+伊斯兰主义”。土耳其学者将这种意识形态概括为“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Turkish-Islam Synthesis)。根据这一意识形态,土耳其只有同时奉行伊斯兰主义和土耳其民族主义,才能期望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强有力的地位。体现在对外战略上,这就是“双泛”(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合一。也就是说,厄扎尔在意识形态上复兴了奥斯曼和伊斯兰的文化遗产;另外,厄扎尔还强调经济和政治的自由主义,以自由化促现代化。但传统的凯末尔主义精英宣称,厄扎尔是个“伊斯兰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²

土耳其建国80多年以来,国内政治的总体发展趋势,概括来讲就是从凯末尔主义时代向后凯末尔主义时代的转变,这个转变的过渡时期就是1980—1990年代的厄扎尔时代,并随着2002年正发党的上台而基本完成。这一转变的最明显之处是国家统治集团的改变,也就是,政权逐渐地从国家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凯末尔党人手中,转移到强调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的温和伊斯兰政党手中。土耳其内政上的这一重要转变,影响到了其对外战略的选择。具体表现就是:从强调拥抱西方文明、进行世俗化和西方化,到更加强调伊斯兰认同、强调土耳其民族的政治和文化主体性、强调发展同中东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并谋求在中东地区事务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1 根据达乌特奥卢在“第七届中东技术大学国际关系会议”上的讲话。

2 Muhittin Ataman, “Leadership Change: Özal Leadership and Restructuring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p. 126.

从外部形势的变化来看,对当代土耳其对外战略选择影响最大的是冷战的结束,以及西方对土耳其态度的转变。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土耳其对于欧洲的防卫作用下降,不再是西方阵营的边疆国家,这时,一个还没有真正进入欧洲俱乐部的土耳其,必然面临重建自身主体性和身份的问题。

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欧洲的故意刁难和偏见,不愿意接受土耳其为欧盟的完全成员国,极大地刺激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情绪。2004年欧盟接纳了塞浦路斯,激怒了正发党以及土耳其民众。这也是土耳其决心加强其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¹

(二) 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它抛弃了传统上亲西方的定位

亲西方是土耳其对外战略的基本底色,这个底色目前并未发生本质性的改变。

亲西方是土耳其对外战略的基本底色,这个底色目前并未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加入欧盟、与美国建立紧密且多元的双边关系,符合土耳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仍是土耳其外交的主线。厄扎尔调整了土耳其向西的策略,但并没有忽视加强与欧洲和美国的联系,他强调土耳其的“桥梁作用”,其目的是要土耳其能够与西方竞争,并争得西方的支持与合作,同时借助于这种合作来平衡土耳其国内的凯末尔主义反对派。多元化其实就是在亲西方的这个倾向之外,再加上伊斯兰倾向、地区倾向和东方倾向。这一点对当前的正发党政府来说也是一样的。

(三) 土耳其正在崛起,但它的“大国梦”受制于其综合国力的有限性

从厄扎尔到正发党时代,土耳其在20年间基本上完成了国家重新定位,以及对外战略的调整。这个调整里面还蕴涵着土耳其的一个“大国梦”,用达乌特奥卢的话来说就是,土耳其首先要成为一个同时具备软硬两方面实力的地区性大国,进而再谋求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力量。

可能过早地把土耳其看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力量,现在土耳其快速发展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确实容易给土耳其人以更大的信心。

有一种对达乌特奥卢的批评值得重视,即他可能过早地把土耳其看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力量,比如,土耳其过于积极地介入阿以冲突、哈马斯问题、伊核问题等国际性的重要议程,并不一定符合土耳其的实际利益。土耳其的现实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只能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地区性大国。只是,现在土耳其快速发展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确实容易给土耳其人以更大的信心。

¹ Emrullah Uslu, "Ahmet Davutoglu: The Man Behind Turkey's Assertive Foreign Policy,"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 6, Issue 57, March 25, 2009, <http://acturca.wordpress.com/2009/03/25/ahmet-davutoglu-the-man-behind-turkeys-assertive-foreign-policy/>.

以土耳其在中亚的政策为例,土耳其在这里尽管以泛突厥主义的文化和土耳其模式作为软实力来谋求更多更大的利益,甚至表现出明显地要取代苏联当一个新的“老大哥”的姿态,但中亚国家也清醒地意识到,土耳其的抱负远远超出了它的实力,与周边的俄、中两个大国相比,土耳其所能提供的实际援助和支持,远远无法满足中亚诸国的需求。¹

(四) 不能忽视的是,土耳其国内和国外都有对正发党伊斯兰主义的批评

现在,土耳其国内外都存在对正发党这个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怀疑。尽管它宣称拥护世俗主义和自由民主,但是,它在掌握了行政大权之后,利用官方的和民间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利用欧盟进程(作为外部压力),²利用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利用其控制的主流媒体,对军队进行污名化,并使其变成了“纸老虎”。有学者质疑说,一个伊斯兰主义的政党不可能建立真正的自由社会。³同样地,批评者认为,正发党的对外政策受到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而不是建立在理性考量、土耳其的综合国力以及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⁴

纵观土耳其共和国80多年的历史,其对外战略大体上经历了从与西方结盟、相对忽视东方到更加重视东方、东西并重的调整和转型。现在有些西方学者担忧的所谓土耳其正在脱离西方阵营、回归到东方伊斯兰世界,这个判断是片面的。他们不能接受一个东西方并重的土耳其,对他们来说,一个现代的土耳其只能是亲西方的。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也过于西方中心主义了。⁵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土耳其在新的历史时期和现实形势下寻求一种新的国家认同和对外战略,是无可厚非的。对我们来说,关键是如何认识和理解土耳其的这种对外战略调整,尤其是对当前正发党政府的外交战略,它到底是更多地受到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还是更多地植根于对土耳其现实利益的考虑,这既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也需要等待历史的继续发展,才能做出更为可靠的判断。

土耳其的抱负远远超出了它的实力,与周边的俄、中两个大国相比,土耳其所能提供的实际援助和支持,远远无法满足中亚诸国的需求。

现在,土耳其国内外都存在对正发党这个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怀疑。

经历了从与西方结盟、相对忽视东方到更加重视东方、东西并重的调整和转型。

1 Nasuh Uslu, "The Russian, Caucasian and Central Asian Aspects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 Cold War Period," *Alternatives: Turkis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 No. 3&4, 2003, pp. 181-183.

2 李鹏涛:“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政党对欧洲态度的转变”,载《西亚非洲》,2009年第4期,第76—77页。

3 Soner Cagaptay, "Turkey's New 'Old Kemalists'," *Hurriyet News*, March 20, 2011.

4 Damla Aras, "Turkey's Ambassadors vs. Erdoğan," *Middle East Quarterly*, Winter, 2011, p. 57.

5 达乌特奥卢曾经明确地否认他的外交战略是在疏远西方。Emrullah Uslu, "Ahmet Davutoglu: The Man Behind Turkey's Assertive Foreign Policy".